

本页面中的内容受版权保护

# 一个人的诗歌史

第三部



刘春 著

柏桦 李敬泽 欧阳江河 王家新  
西川 谢有顺 于坚 张清华 联袂推荐

探赜一代精英写作与成长  
反思汉语创作困局  
讲述诗歌江湖纷乱与虚无  
追问时代灵魂走向

本书是诗歌史的延续，而非完结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页面中的内容受版权保护

# 目 录

序一 我与刘春二三事 / 荣光启

序二 你在每个夜晚听到了夜莺 / 霍俊明

第一百遍落木了，我看不到岁月另一面的

温柔

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没有人看见  
闪耀的夜晚，我怎样把信札传递给黎明  
我将全身的瓦片翻开，寻找一盏灯

一个句子深埋在一本书里，与血缘有关

只一泡尿工夫，黄河已经流远

即使无风，槐花也会没日没夜地飘落

请转告它们：我向往它们的生活

谁藏在细细的苇杆里，听风在叶子上沙沙

地走

我是这头熊，我不使用你们的语言

写到天堂的时候，抒情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我无能为力，静待大雨倾泻一空

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明天将出现什么

样的爱人

青草被人踩来踩去也是它的平常生活

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劝慰了她们艰难的旅

程

一个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

就像春天，一直活到了这个秋天的傍晚  
不用再担心穷途潦倒，生活远比往事辽阔  
附录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诗歌史  
附录 我写的是命运本身  
附录 故事只是表象，“揭秘”不再是目

的

后记 我只想做一个合格的读者

# 序一

## 我与刘春二三事

荣光启

江湖上有名的刘春不止一个，这里说的是广西的刘春。我自1995年在桂林读书，2002年赴京念博士，2005年正式离开桂林，其间至少有七八年时间在桂林与刘春厮混，我们在一起的记忆，对个人而言无比美好，对公众而言却不便公开。这里只能说些人人皆知的刘春趣事了。

刘春很早就显露文学上的天赋，他出身农村，20岁就参加工作，很难想象，这个杰出的诗人、批评家、记者，曾经是我所在的大学一名普通的印刷厂职工。但之后他却以文学之才不断开拓人生的新境界，通过报社的招聘考试，硬生生地进入了新闻界、文学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对他的印象除了抒情诗中的才华之外，就是生活中的性情率真、多愁善感，且擅长将这么多愁善感变成优美的诗篇。十多年前我们都很年轻，饮酒豪爽，我记得刘春常常来学校找我喝酒，或者一到夜幕降临，我就给刘春打电话，试问今晚有无饭局。

记得有一回，没有什么人，也不够热闹，就我和刘春以及广西文坛另一位大佬——小说家张宗枬

三人。这三不知怎么凑到了一块，二话没说，就打开一瓶“高三”（53度的桂林三花酒），倒在玻璃杯里，加上一点陈皮，制成好喝的酒精含量为53%的糖水。酒很快便喝完，大家意犹未尽，于是沿着那条东西向的漓江路，到了三里店一家小酒店。在那家小酒店喝完了酒，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便挪到第三个地方。我和刘春都是小年轻，身体还不错，可怕的是张宗棣，那时他已有五六十岁了吧，在喝酒和其他玩乐上绝不输给年轻人，真是应了弗洛伊德的话：作家的创作才能与他的力比多成正比。张老师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刘春是广西文坛的柴进，江湖上各路诗人、作家，路过桂林，皆可投靠。为请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友吃饭，刘春曾经罄其辘财，但爱好武侠和意甲的刘春，义薄云天，勒紧裤腰带也要招待。不仅招待外人，就是桂林的朋友也是他的门客，他似乎觉得自己有招待的义务，想来叫人好生感动。刘春不是有钱人，但心中有义；刘春不是酒量特大的人，但有能力陪。多年的共同战斗使我意识到刘春有借力打力之功，他很少喝醉，一般人他都能陪，我渐渐发现他的特点：看似一般，经不起摧残，但实际上遇强则强，遇弱更强。多年后，我才知道刘春常强忍着身体的一种疾病陪兄弟们喝酒，这未免让我们

心痛。但刘春常引用广西文坛一位隐士、小说家罗汉的话鼓励我们，叫我们朋友相遇须尽欢。罗汉在酒桌上常常感叹：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即使是最好的朋友，这一辈子在一起吃饭的次数大约是可以数得出来的对吗？言下之意，这都数得出来的机会，我们要不要珍惜？这话听来悲凉，结局是大家又干了一大杯。

在桂林这段吃吃喝喝的时光对我非常重要，这段时光是我文学写作最有热情的时期，也是我对人的困境与生命中的意义匮乏有切实体验的时期，这段时光最终引我来到使徒保罗的话面前：“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出自《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这段话是约公元55年保罗针对当时的伊壁鸠鲁学派说的，伊壁鸠鲁学派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在今天已被国人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时，我常常在放纵的生活之后想：生活难道就是这样吗？生命的快乐与活着的意义难道就是这些吗？若是这样，今天死、三四十岁死与明天死、七八十岁死有什么分别呢？明天死、七八十岁死的话，也就是多了一点吃吃喝喝的时光罢了。若人的生命就是这几十年光阴、死了也真的就死灭了，那我们的生命除了堕落和虚无之外毫无选择。人生绝非如此。因此，我

为我今天的生命状况，非常感谢桂林的那段岁月，非常感谢刘春。

大家都知道，刘春的抒情诗写得好，他的歌喉也相当抒情，应当说，在卡拉OK这个领域，他的资质是很不错的。有一件事刘春在他的访谈里也提到过：估计十二年前吧，那时在我所在的学校里有一个卡拉OK店，店在一个山坡上，是露天的，我们闲来无事，便去练练，我俩一人一首，好像我唱了一首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他唱了什么我已忘记，反正唱完之后老板追着我们，问我俩咋唱得那么好，能否做驻店歌手？我们是如何回答老板的早已忘记，但那晚我们骄傲地离开那个浪漫的山坡时的心情却历久弥新。这是真事，老板的神情比许多表扬的话语更让我们得意。

这件事其实也表明了一段时间内我和刘春的孤独，青春期的愁绪与浪漫的理想将我们紧紧拴在一起。在桂林的青山秀水中，两个少年人，自诩满腹文才，常常心事浩渺，四处晃荡。我们最美好的经历当然是那些在少女们身旁的时刻。后来我奇怪刘春为什么那么热爱我的学校，原来是他喜欢我们学校那些美丽的女孩子。但似乎又不对，有一次我在网络上看到他的一段文字，是在怀念我，大意是说：荣光启离开桂林后，他也就不大去那所学校

了。这段话差点让我热泪盈眶。

刘春在写作和读书上是非常努力的，他的钱财，一半用来请大家喝酒，另一半就是买书，他家里藏书极为丰富，大多是诗歌、诗论和经典文学著作，一个喜欢诗歌的人会非常喜欢他的家。我不仅喜欢，甚至常有窃书之欲。他是一个写作资质很高的人，也是一个勤奋的人，在诗歌鉴赏和文学阅读上积累很多，这些年，他写了几本思想性的文学随笔，很有可读性。2010年初，他的专著《一个人的诗歌史》出版后，在市场上颇受欢迎。此著也意味着刘春向抒情诗人兼评论家的综合型写作者的成功转型。我由衷地祝贺他，愿他在文学上再创新绩！

2010年3月9日武昌东湖村初稿

2012年夏天略改



## 序二

# 你在每个夜晚听到了夜莺

霍俊明

说到刘春以及对他的性情和诗歌批评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葳蕤郁郁的南方。那里遍布的各种植物成了生存的迷津，而诗人在这里不断寻找着出口和来路。刘春是在这个无限加速前进的时代的喧嚣中，在每一个夜晚都能够倾听夜莺歌唱的人。而我此刻在更遥远的南方，在海峡对岸一个小巷深处的两层楼上遥想我们作为同代人所经历的诗歌时光和已经开始斑驳发黄的历史图景。

当一个人和诗歌相遇，当历史以个人阅读和体验的方式呈现，那么这一切都是值得信赖的。

刘春已经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是在2003年左右开始通过邮件交往，当时通过彼此的诗歌文字进行对话与阅读。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却迟至2007年的秋天。那是在北京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上，他和江非都住在铁路宾馆。晚上开完会后，我们到宾馆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小聚。其中只有我和刘春喝酒，这注定是酒精和友情一起升温的诗歌夜晚。一种久违的激情和惺惺相惜让我们俩喝下了大量的啤酒，两个红脸关公再次证明了依稀的青春和诗歌的

热度，可能在我们内心深处这次迟到的聚会令我们格外珍惜。在北京空旷的大街上，当秋风将落叶席卷在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衣袖上时，一代人的历史情怀、精神境遇和诗歌责任在此刻显得无比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我们也不再需要激情、冲动和力比多来进行诗歌创作。沉淀、面对和反思恰恰是多年来诗歌批评所欠缺的一面，而多年来刘春从事的正是这样的诗歌阅读和批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优秀。当时刘春的《朦胧诗以后》样书刚刚出来，躺在床上翻看着这些还带有油墨清香的文字，再看看刘春红彤彤的面孔流露的笑意，我不得不承认，刘春突出的诗歌批评不仅源于他诗人的真诚、敏锐和准确，更由于他阅历的丰富，以及他一贯坚持己见，不因时俗和朋友交往而有溢美和捧杀之词。

之后见到刘春是在2008年四五月份，他到北京领取“宇龙”诗歌奖的时候。2010年10月底，在上海再次见到刘春，其时夜晚已经降临。上海的秋雨下了一整天，而且越下越大。我和刘春透过玛赫咖啡馆迷蒙的玻璃窗，一切都在迷蒙与虚空之中，也许只有诗歌才能透过迷雾清晰地呈现出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真正的精神旅程和历史图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那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一个人的诗歌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一个人的诗歌史》刘春.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098.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